

## 第七章 促进民主的安全目标： 欧洲外交政策中的“内外”矛盾

奥马尔·塞拉诺(Omar Serrano)<sup>①</sup>

本章研究的目标是构建欧盟外交政策对国内政治进程和民意的影响，同时通过这一研究，对通过推进内部改革以实现地区安全的欧盟政策进行评估。<sup>②</sup> 本章聚焦决策者<sup>③</sup>和民意<sup>④</sup>安全关注的不协调状况，在对外交政策相关问题(来自国内选区)的关注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这些都不不断对过去十年中的“宽容共识”(Lindberg/Scheingold 1971)进行着侵蚀。<sup>⑤</sup> 在

---

① 作者感谢哈格曼(Jonas Hagmann)，魏策林(Thorsten Wetzling)以及四位匿名评论者对本文有益的评论，同时也感谢在布鲁塞尔和欧洲委员会的各国代表，他们抽出了时间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同时他们的访谈也加强了这份研究的可靠性。

② 编者注：这一章的提到的其他所有章节都是英文原版。中文版本中选编文本的编号都出现在括号(该卷第Xy章)中。所有参考资料未做改动。英文版本后所附参考材料可以在：<http://link.springer.com/content/pdf/bbm%3A978-3-642-17776-7%2F1.pdf>中免费获取，仅有一些精选书目添加在本章末。

③ 决策者考虑理想状况，目的在于从整体把握欧盟决策进程，而不只局限某个单独事件。2004年欧盟扩大的筹备阶段，不同成员国的代表之间存在着许多分歧(O'Brennan 2006)。

④ 当评估民意时，本文依靠民意调查的结果。2004年欧盟扩大化使用了欧盟15国综合数据，在最近的案例中则综合了25国或者27国的数据。在一些特殊相关事件中，也会对单独某个国家的民意进行评估。

⑤ 一些作者(Norris 1997)认为自1989年以来共识就逐渐消失了，而在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进行的公民复决投票中这一情况更加明显。同时在人们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变化中也是如此(从情感和功利角度)，但是并没有扩展到外交领域，毕竟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十年内一体化发展最快的一个领域。欧盟东扩似乎改变了这一“善意的忽视”，进一步的欧盟扩大政策导致了移民和经济自由的恐惧，因而遭到了巨大反对。

许多欧盟成员国(MS)内部都存在着对于扩大“四个自由”(资本、劳动力、商品和服务)的反对声音,而后者是欧盟扩大和新睦邻战略的主要推动力。这些反对声音不可小觑,它们通过舆论控制部分成员国的政策,继而影响欧盟整体的欧洲外交政策(EFP)。由于欧洲外交政策的大部分领域都是涉及政府间的,因此一个单独成员在理论上就能阻碍或者改变共同立场<sup>①</sup>。所以我们绝不能忽视国内压力的影响力。

这种内外层面的矛盾表明在决策者和选民之间存在着安全视角(以及安全目标)不一致的情况。欧洲选民强调安全的社会(失业)或者社会学(移民恐惧)层面,而决策者重视外部或者政治层面。地区民主化战略尤其受到这一现象的影响。

欧盟东扩(虽然在促进新成员国的民主巩固方面十分成功)增加了大众对于欧洲外交政策的忧虑,这正和上述悖论有关,大众强烈反对一些国家加入欧盟(即使这些国家已经包括在了 2004 年的扩大计划中),这一情况尤其说明了这一问题。虽然当前选民的担心主要影响的领域是欧盟的部分民主化政策,<sup>②</sup>但是这并不是唯一和国内政策相关的外交政策领域。稍具讽刺意味的是,通过深化民主的进程,欧盟自身越来越需要一种更加民主的外交政策。能否实现以及如何实现将是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涉及贸易、防务、司法和内政等领域)。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成员国都受到了同等影响,国内政策对 27 个成员国的行动影响程度不一。因此可以根据类似的行为方式将成员国进行分类(比如新老成员或者大小成员),这将对规划欧洲外交政策时派别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

本章分为以下各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决策者和选民安全关注的不协调状况。接下来对欧盟采取的促进民主化战略取得的成就进行实证研究。第三部分分析大众对 2004 年欧盟东扩的态度。第四部分针对国内政治对欧洲外交决策影响的分析提出了理论框架。

---

① 但是在实践中通过结盟发生效力,盟国的压力非常强大,使得单个成员国不可能独自坚持立场。

② 主要是欧盟向土耳其和西巴尔干地区的扩大,但是也可能包括新睦邻政策,如果该政策被彻底实施的话(比如四个自由的扩大)。

## 第一节 安全和民主：一个内/外悖论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第 49 条以及随后加入的哥本哈根标准(1993 年夏作为扩大进程的核心部分在欧洲委员会上通过)详细阐述了通过欧盟扩大化推进民主的目标。<sup>①</sup> 必须注意的是欧盟扩大仅仅是欧盟实施的推进民主的措施之一。其目标不仅局限于地区政策,也是欧盟和第三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sup>②</sup> 推进民主的效果最显著(比如进行了大量改革)的恰恰就是地区政策(尤其是扩大化)领域。同时也正是在这些领域中欧盟的民意分歧最为严重。

新睦邻战略和欧盟扩大都被视为欧盟安全战略(ESS)中的狭义安全观的反映。<sup>③</sup> 核心文件(欧洲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原则)强调了欧盟扩大作为外交政策工具的重要性。<sup>④</sup> 欧盟安全战略将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地区冲突、国家失败以及有组织犯罪作为核心威胁。在这一视角下,睦邻政策被导向了“在地中海沿岸和欧盟东部建立一圈组织良好的国家”这一目标(ESS 2003: 13),也就是在地中海和巴尔干地区国家提高国家治理的水平,这也是欧盟扩大和睦邻政策的主要(但不是唯一)关注领域。

要确定选民和决策者之间是否存在安全关注不一致的现象,需要对

---

① 见 European Council, 21 - 22 June 1993: Conclusions of the Presidency; at: <[http://ue.eu.int/ueDocs/cms\\_Data/docs/pressdata/en/ec/72921.pdf](http://ue.eu.int/ueDocs/cms_Data/docs/pressdata/en/ec/72921.pdf)>。

② 这一领域不在本章研究范围之内。但是于内曼(Annette Jünemann)和克诺特(Michèle Knodt)最近组织的一次会议深入讨论了这个问题。在随后的报告中作者们分析了欧盟在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亚洲、俄罗斯和中欧地区,以及地中海和阿拉伯世界的民主推进进程。他们的分析围绕着以下方面:相互作用的程度,经济潜力,安全优势,内部安全状况以及整体安全环境的变化。

③ 见 European Council, 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y 2003; at: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cms3\\_fo/showPage.ASP?id=266&lang=EN&mode=g](http://www.consilium.europa.eu/cms3_fo/showPage.ASP?id=266&lang=EN&mode=g)>。

④ “随着法律和民主规则的逐步扩张,专制政权逐渐转变为安全、稳定和具有活力的民主政权。连续的扩大能够使一个团结且和平的大陆的理想变成现实。”(ESS2003:3)

安全观进行深入探究。在布赞(Buzan 1991)广为人所接受的观点中,安全威胁被分为“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环境的”和“社会的”。根据他的观点,军事安全集中于国家的进攻和防御能力,政治安全是国家组织的稳定性,经济安全是指获取资源以维持国家福利和国力的能力,环境安全是指对地方和地球生物圈的维持,而社会安全包括维护语言传统、文化、宗教和民族认同,以及习俗(Buzan 1991: 19-20; Brauch 2008a, 2009a)。

当分析欧洲安全战略(ESS)的目标时,势必要利用这一理论,因为这些目标均属于外部或者政治安全范畴(European Council 2003)。与此同时,欧盟扩大和睦邻政策都触及了社会和社会学层面,而这些层面又和成员国内部选民的安全关注有关。因此可以确定不协调状况必然存在。但是还需注意的是这些分类都是基于理想状态进行的,因而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现实分析。

对民意和决策者之间分歧的评估需要逐层梳理安全的不同定义,因为这些定义本身就颇具争议性。鲍德温(Baldwin 1997)这种梳理建立了理论框架,提供了七把“斧子”:所指对象(谁的安全?),价值(保卫何种价值?),数量(需要多少安全?),威胁(能预料到哪些威胁?),代价(以什么为代价?),时间(多长时间?),和途径(通过什么途径来保卫?)。部分斧子作为分析工具,在确定前述存在的分歧时十分有效(Hintermeier 2008)。

通过利用这些斧子,以及欧盟内部民意调查(欧洲晴雨表)中反映的民意,我们可以对欧洲民意导向和欧洲安全战略声明的态度(European Council 2003)进行对比。但是这个方法也存在不足,正如考特雷(Cautrès)和蒙索(Monceau)(2007)认为的那样,民意调查的问题往往倾向于某一个方面,或者在两种可能性之间进行简单对比(比如同意还是不同意)。与之相比,民意的动态往往更加复杂。不过无论如何民意调查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广泛的相关问题,这些问题与合适的工具(比如要素分析)相组合就能够帮助我们勾勒出更准确的画面。根据上述作者的研究(在研究中这些作者对法国的民意调查进行了要素分析),他们发现了和我们下面将要论述的相类似的结论。在当前对民意调查的研究中往往会对其中的调查问题进行评估以实现上述偏差最小化的目的。

欧洲安全战略的目标在于实现国家或者欧盟整体的安全化 (European Council 2003)。与此同时民意调查显示,选民最关注的问题是失业、犯罪和经济,根据所指对象这些问题属于个人和社会范畴。<sup>①</sup> 欧洲公民似乎从两个不同角度看待安全威胁:第一个是上面提到的对失业、犯罪和经济的担忧。第二个是关于传统(或外在)威胁,比如恐怖主义,这大体上和欧洲安全战略的观点相一致。但是社会关注仍然要优先于外在担忧。在失业(欧洲民意最关心的问题)问题上欧盟被认为扮演了负面角色,而这些领域的民意关注正变得日益强烈。来源于 62 号民意调查 (2004 年秋)<sup>②</sup>(图 7.1)显示对威胁的认知(以及欧盟在对抗威胁中的角色)是双重的,内外兼具。Y 轴代表民意对特定问题的关注,而 X 轴则是民意认为的欧盟在这些问题中发挥的作用(右栏表示正面,左栏表示负面)。时间轴显示随着时间流逝民意观点将趋于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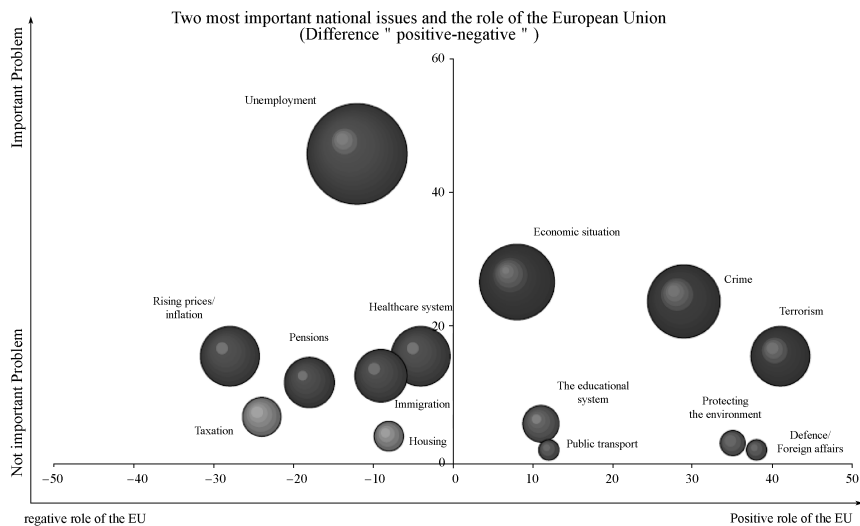


图 7.1 重要问题以及欧盟在其中的角色

来源:民意调查 No.62(2004 年秋)

① 可以在不同的欧洲晴雨表调查中发现这一点,比如 *Eurobarometer* (Spring 2007, No. 67); at: <[http://ec.europa.eu/public\\_opinion/archives/eb/eb67/eb\\_67\\_first\\_en.pdf](http://ec.europa.eu/public_opinion/archives/eb/eb67/eb_67_first_en.pdf)>。

② 参见:<[http://ec.europa.eu/public\\_opinion/archives/eb/eb62/eb62\\_en.htm](http://ec.europa.eu/public_opinion/archives/eb/eb62/eb62_en.htm)>。

在经济、犯罪、恐怖主义和外交事务中欧盟的作用被认为是正面的。与此同时,在应对失业、通货膨胀和移民问题时,欧盟则被认为扮演了负面角色。也就是说,欧盟在促进外部安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在社会安全方面则恰恰相反。不过欧盟对这两方面事务的参与则都受到了民意的支持:对抗失业(44%),贫困和社会排斥(40%),保持欧洲和平和稳定(34%),对抗有组织犯罪和贩毒(30%),恐怖主义(27%)。<sup>①</sup> 这一结果反映了民意对社会安全的关注要比外部安全更加迫切。鉴于欧洲统一已经大大促进了稳定,这一结果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些发现本身并不是问题。但是当外部目标触及了社会安全,问题也就应运而生。这就是外部民主化政策存在的两难。当为达到这些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对社会层面产生了影响,它们就会遭到民意反对(毫不奇怪)。就此而言,不仅是欧盟扩大,也包括广泛睦邻政策,都被认为代价高昂,甚至是对欧盟繁荣和稳定的威胁(在推进内部改革方面)。<sup>②</sup>

为了避免问题研究框架的偏差,一个有益的办法就是转向重要问题的研究(应用选择性和定量的方法,比如要素分析)。一份关于睦邻关系的特别民意调查<sup>③</sup>表明欧洲公民最关心的合作领域是:恐怖主义(90%)和犯罪(90%),经济发展(88%),能源(87%),环境(87%),民主(87%),以上均符合欧洲安全战略的目标(European Council 2003)。但是,当被问及推进他国的这些改革是否会危及欧盟自身的繁荣和稳定时,很多人表示同意。在14个成员国中这是主流观点(葡萄牙、丹麦、意大利、德国、拉脱维亚、马耳他、奥地利、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卢森堡、捷克、匈牙利、爱尔兰和斯洛伐克)。对欧盟25国来说,几乎一半将他国的进一步改革视

---

① *Eurobarometer*, No. 62 (autumn 2004); at: <[http://ec.europa.eu/public\\_opinion/archives/eb/eb62/eb62\\_en.htm](http://ec.europa.eu/public_opinion/archives/eb/eb62/eb62_en.htm)>。

② *Eurobarometer*, No. 285: “The EU’s relations with its Neighbours: A survey of attitud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September 2007); at: <[http://ec.europa.eu/public\\_opinion/archives/ebs/ebs\\_285\\_en.pdf](http://ec.europa.eu/public_opinion/archives/ebs/ebs_285_en.pdf)>。

③ *Eurobarometer*, No. 259 (October 2006); at: <[http://ec.europa.eu/public\\_opinion/archives/ebs/ebs\\_259\\_en.pdf](http://ec.europa.eu/public_opinion/archives/ebs/ebs_259_en.pdf)>; see also Special *Eurobarometer*, No. 285 (September 2007)。

为潜在的威胁。这和欧盟睦邻政策的民主化目标背道而驰。这一结果反映了大众对这些政策代价太大的质疑。

一个更加深入地考察这些民意关注的途径是评估民意对欧盟扩大造成的影响的观点。公认的影响是：欧洲内部流动性的增加（82%），工作向劳动力廉价地区的转移（75%），以及劳动力从新成员国向老成员国涌入（73%）。<sup>①</sup> 民意还认为欧盟扩大增加了犯罪活动的风险（62%），但同时他们也认为欧盟扩大增强了欧盟应对犯罪和恐怖主义的能力。这一矛盾也存在于过去的调查之中。

迄今为止只考虑了欧盟扩大问题，而睦邻政策的境遇也是如此。使得睦邻政策和欧盟扩大遭受同样命运的原因是“四个自由”的扩展，这导致新睦邻政策和欧盟扩大一样也产生了分配问题（可以预计这将会导致睦邻政策遭到相似反对）。根据预计会出现外来移民涌入，公司向拥有廉价劳动力、低税收和更为宽松的监管框架的国家或地区的转移，这将引发民意的强烈不满。

上述结果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告诫：时间安排十分重要。当时间跨度增加，对扩大的反对就会下降。<sup>②</sup> 这表明扩大（或自由化）进程应当放缓；考虑到民意调查中所体现的社会关注，这一点不难理解。然而这引出了另一个实现外部政治目标时遇到的问题，想要在 2004 年欧盟扩大时让某一些国家（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加入，而让其他候选国继续等待是极为困难的。这将会削弱欧盟的吸引力，而这种吸引力对于欧盟扩大和睦邻政策的成功至关重要。此外，哥本哈根标准路线图（即使加上它关于吸收能力的条款）使得候选国一旦满足要求，推迟这些国家的加入几乎不可能。最近土耳其加入欧盟（法国政府想阻挠的尝试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的进展更加凸显了这种困难。

总而言之，只要不触及社会问题（尤其是移民和失业），欧洲选民支持

---

① *Eurobarometer*, No. 253 (July 2006) on Enlargement; at: <[http://ec.europa.eu/public\\_opinion/archives/ebs/ebs\\_255\\_en.pdf](http://ec.europa.eu/public_opinion/archives/ebs/ebs_255_en.pdf)>。

② *Eurobarometer*, No. 253 (July 2006) on Enlargement; at: <[http://ec.europa.eu/public\\_opinion/archives/ebs/ebs\\_255\\_en.pdf](http://ec.europa.eu/public_opinion/archives/ebs/ebs_255_en.pdf)>。

和邻国进行合作(遵循欧洲安全战略的声明),这一现象本身就是一个内-外悖论。当外部目标影响社会问题时就会遭到反对。此外民意对于促进邻国的内部改革存在着很大质疑。在目标方面并非不协调,主要的矛盾存在于实现这些目标的政策和手段。为了对这些目标进行更细致的阐释,下一部分将以欧盟扩大和睦邻政策实施的途径为例进行分析。

## 第二节 将促进民主作为目标:欧盟扩大和睦邻政策

欧盟 2004 年的扩大被视为将东欧纳入西方政治和军事体系尝试的一部分。这样做的政治必要性有许多,从候选国的愿望到冷战时期欧洲长时间分裂形成的历史因素都是原因之一。这对欧洲决策者的行动施加了巨大压力。同时对于候选国,加入欧盟的标准使得它们必须对国内制度和公共政策进行调整(Schimmelfennig/Sedelmeier 2004)。这些国家爱巩固民主的进程证明了这一战略十分成功,在保护少数民族群体和调整政府-军队关系方面也是如此。关于这些影响最适当的例子是波罗的海国家、巴尔干国家和土耳其。

波罗的海国家并不愿意和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结合成为一个整体。<sup>①</sup> 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的例子给处于具有类似潜在危险的境地的国家提出了警告,在这两个国家的血腥冲突之后,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OSCE)在那里建立了长期任务(LTMs)。<sup>②</sup> 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也都建立了该任务以防止类似情况的发生。但是实际上波罗的海国家并不情愿,部分原因是这样做会导致外国直接投资的转移。加入欧盟(以及北约)的吸引力是这些国家接受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干涉(以及遵从委员会提出的保护少数民族的要求)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巴尔干地区,在南斯拉夫冲突造成的一系列政策挫折之后,加入欧

---

① 特别是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拥有约 400 000 说俄语的“非公民”,而拉脱维亚拥有 700 000——这几乎时期总人口的 30%—40%(Gheballi 2004)。

② 冲突涉及德涅斯特河沿岸和南奥塞梯的少数民族,甚至扩大到俄罗斯护照的持有者,这个情况和波罗的海国家说俄语的少数民族类似。

盟的希望成为确保地区战后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个意义上，将斯洛文尼亚纳入欧盟向其他前南斯拉夫国家传递了强有力的信息。而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加入更强化了这一吸引力。目前克罗地亚也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加入欧盟。甘泽尔(Gänzle)和森斯(Sens)(2007)认为在波黑战争(1995)、科索沃战争(1999)以及《稳定公约》之后，欧盟在这一地区的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内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鉴于爆发和再次出现暴力冲突的风险，这两个例子的重要性更加突出。此外，加入欧盟的动力能够促使敌对党派团结起来，并且调动全社会共同对抗专制主义。这就是斯洛伐克的麦哈尔政府时期，20世纪90年代的罗马尼亚，图季曼当权时期的克罗地亚，以及米洛舍维奇时期的塞尔维亚所发生的情况(Schimmelfennig/Sedelmeier 2004)。

当前的候选国们也在进行广泛的民主改革。土耳其降低了对军队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干预，这使得提升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的温和伊斯兰政府的权力具有了可能性，而不是重蹈十年前的内吉梅丁·埃尔巴坎政府由于其伊斯兰倾向而被军队推翻的覆辙。削弱军队对土耳其政治的影响力，同时维持并提高温和的伊斯兰政府权力，这在土耳其现代历史中是一个分水岭。这种方法也有助于缓和塞浦路斯的紧张局势。塞浦路斯本身的扩大加强了解决岛上长期分裂的期望。即使这种期望还不成熟，加入欧盟的可能性也会鼓励土族塞人支持联合国关于统一的计划，这为解决冲突创造了新的契机。

总体而言，正如施美尔芬尼希(Schimmelfennig 2007)认为的那样，欧盟和其他区域组织(比如北约或者OSCE)的改革作用主要通过两个途径运作：为加强和稳定一致性的规范创造良性循环；或者确保遵循特定规则——比如波罗的海国家的少数民族权利问题。在专制或独裁国家，比如塞尔维亚和乌克兰，国内革命受到了加入区域组织的前景的鼓舞。因此，民主化和民主巩固的成功取决于有利于民主的状态的预先存在，以及可靠的能够加入这些组织的前景。

实际上很难找到任何事实以解释加入欧盟本身对发展产生的作用。但是考虑到欧盟提供的重要吸引力，哥本哈根标准路线图以及欧洲委员会的监

管,可以说欧盟扩大对于内部改革而言有重要作用(甚至是至关重要)。

欧洲睦邻政策(ENP)则没那么成功。关于其已经被研究很透彻的缺点,存在着多种解释。<sup>①</sup> 一个主要原因在于缺少清晰的政策。“巴塞罗那进程”战略就是其中一个例子。直到1995年,这一战略都更关注于促进稳定而不是民主(比如1991年支持阿尔及利亚政变)。因而为了进一步提升外交政策的连贯性,并重新评估欧洲利益<sup>②</sup>,1995年11月建立了欧洲-地中海伙伴关系(Youngs 2002)。

根据施美尔芬尼希和赛德尔迈耶(Sedelmeier)(2004)的观点,面对面的欧洲睦邻政策的缺陷主要在于缺少制约机制,而通过这种机制欧盟可以引入规则。本质上说,制约性使得“利用回报加强谈判策略”成为必需(Schimmelfennig/Sedelmeier 2004: 662)。由于并没有将获得成员国地位当作最终目的,标睦邻战略的吸引力在民主化和改革的进程中并不明显,因为。此外,在欧洲睦邻政策范围之外与俄罗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签订生效的伙伴与合作关系协定(PCAs)并不包括特惠贸易,因此具有类似制约性的政策时间表并不存在。这甚至对欧盟在这些国家引入制度改革造成了限制。普利丹(Pridham 2002)认为鉴于巩固民主的复杂性和长时间性,长期刺激和政治性制约(欧盟在哥本哈根标准中也提出了这一要求)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一点也不奇怪,欧洲委员会最近试图通过差异化的、激进的和基准化的途径去加强睦邻战略,以达到最终实现欧洲睦邻战略的目的。<sup>③</sup> 这意味着通过制约作用去实现改革(正如欧盟扩大的实现那样),同时将

---

① Jünnemann, Knodt (2007)。

② 认为良好治理和民主对于其自身来说是建立地区长期稳定的更优途径,同时也能通过这一途径包容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而不是反过来支持压制性的政府。

③ 见 European Commission, 2003: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Council and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Wider Europe-Neighbourhood: A New Framework for Relations with our Eastern and Southern Neighbours* (Brussels: European Commission, 11 March, 2003); at: <[http://ec.europa.eu/world/enp/pdf/com03\\_104\\_en.pdf](http://ec.europa.eu/world/enp/pdf/com03_104_en.pdf)>。

“四个自由”(资本、劳动力、水平和服务)作为回报。<sup>①</sup> 这将通过和各个目标国之间协商,达成双边“行动计划”来实现(Biscop 2008)。和欧盟扩大一样,这一政策最后的成果取决于回报的可靠程度(这又由四个自由的扩展程度决定)。

但是自由的扩大对人们造成了风险,因而面对着来自于国内选民的反对,这将会削弱欧盟政策的可靠性以及效率——在欧盟扩大进程中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 第三节 民意支持,欧盟东扩及其对欧洲外交政策的影响

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民意导向能够对欧洲统一的进程(正如马斯特里赫特的结果所显示的那样)、宪法公投、共同农业政策、欧元的使用以及关于欧盟扩大等政策产生影响(Laumen/Maurer 2006)。

与此同时,民意对外交政策领域的影响程度则不那么清晰。根据传统观点,外交政策(尤其是安全政策)是政府部门的专属领域,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民意才能对其产生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外交政策被隔离于大众讨论之外,几乎不会受到大众导向的影响。虽然在欧盟的一些重要成员国里情况可能确实如此(通常发生在新的成员国内,也许一

---

① “作为对在共同价值观和有效实施政治、经济和制度改革方面取得的进步的回报,欧盟的邻国们应当从与欧盟更密切的经济交流当中获益。为达到这个目的,俄罗斯、西 NIS 国家和地中海南部国家应当获得参加欧洲内部市场的机会,以及进一步的融合和自由以推进自由运动——人力,商品、服务和资本(四个自由)。”见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Council and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Wider Europe-Neighbourhood: A New Framework for Relations with our Eastern and Southern Neighbours* (Brussels: European Commission, 11 March, 2003: 4); at: <[http://ec.europa.eu/world/enp/pdf/com03\\_104\\_en.pdf](http://ec.europa.eu/world/enp/pdf/com03_104_en.pdf)>。

些老成员国,比如德国,也是如此)<sup>①</sup>,但是毫无疑问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在法国、荷兰、英国、爱尔兰以及最近的意大利。<sup>②</sup> 与此相关我们可以观察大众对于欧盟扩大的观点。但是在这之前首先应当强调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之后整段时期内,对欧洲统一的支持一直维持在一个总体较稳定的高水平上(图 7.2)。因此可以说对欧盟扩大的反对并不会直接导致对欧盟支持的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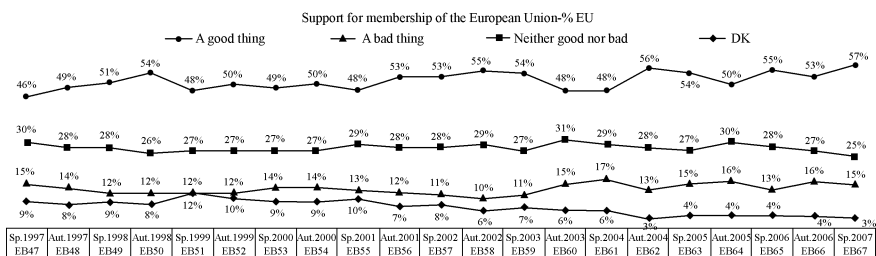


图 7.2 民意对欧盟扩大的态度

来源: Eurobarometer 67 (June 2007)

① 德国的情况是令人惊讶的。一方面在外交政策上存在着精英共识,关于外交决策的民意讨论很少。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虽然遭到民意和议会的强烈反对,德国仍深深卷入了刚果维和任务。另一方面,存在着政策受到民意限制的情况。默克尔政府不愿意增加参加北约阿富汗军事行动的军队就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关于欧盟扩大,基民盟和基社盟结成了特殊同盟以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这也和民意一致。

② 法国修改了宪法,此后欧盟进一步扩大需要公投决定,同时法国总统萨科齐将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作为了他的竞选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对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劳动力输入进行了限制,作为对 2004 年欧盟扩大以来大量移民潮涌入的应对,爱尔兰也采取了这一政策。英国保守党从移民问题获利良多,他们将限制移民作为 2005 年大选准备时期的核心纲领(如果情况良好,将是成功的)。近来戈登·布朗也将移民问题纳入了工党的议程。荷兰在欧盟和欧盟扩大的问题上发生了重要的立场转变,欧盟扩大导致的经济影响以及对移民潮的恐惧激发了激烈的国内辩论。法国和荷兰的选民对宪法条约的反对引发了选民对于欧盟进一步扩大的不安。近来意大利也开始质疑在欧盟安全问题方面的人民自由运动,同时据此将罗马尼亚公民遣返回国。在全欧洲范围内激进的右翼政党在议会中的席位普遍增加,导致了政党在移民等问题上的右倾。

可以发现对欧盟扩大的支持总体而言处于很低的水平(并且将持续下去)。此外具有选择性的,一些候选国得到的支持高于其他国家。更令人惊讶的是(除了塞浦路斯<sup>①</sup>)赞成(或者反对)水平一直非常稳定,并持续了很长时间。这一点在图 7.3 和表 7.1 中得到了显示(只有在 2002 年之前才有关于各个候选国的单独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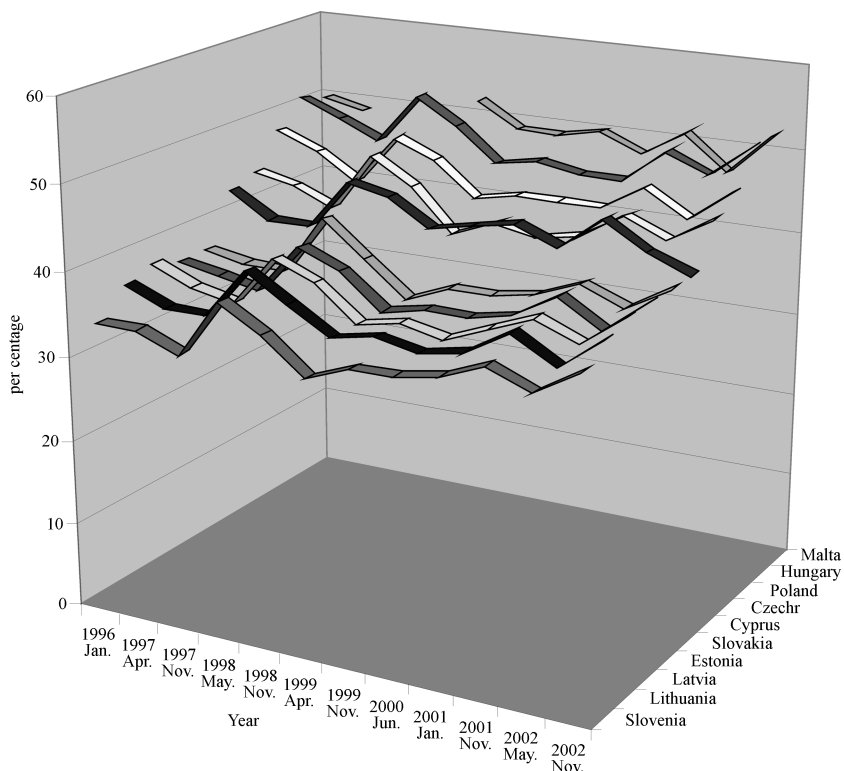


图 7.3 对东欧候选国加入欧盟的支持率(%)

来源：作者基于欧洲晴雨表调查(1996—2002)数据的整理

① 随着 2004 年欧盟扩大的临近,塞浦路斯得到的支持下降。考虑到以下事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希族塞人政府在欧盟支持下采取“安南公投”,希望以此实现岛上的重新统一。土族塞人也热烈支持这一计划,但是很大程度上遭到了希族塞人的拒绝,他们通过舆论反对政府实施这一计划。这表明大众的表现通过理性方式做出反应,这和“阿尔蒙德-李普曼共识”认为大众舆论暴力且非理性的观点相反。

表 7.1 对东欧候选国加入欧盟的支持率(%)

| 国家    | EB44. 2bis<br>Jan. | EB47. 1<br>Apr. | EB48. 0<br>Nov. | EB49<br>May. | EB50. 0<br>Nov. | EB51. 0<br>Apr. | EB52. 0<br>Nov. | EB53<br>Jun. | EB54. 1<br>Jan. | EB56. 2<br>Nov. | EB57<br>May. | EB58<br>Nov. |
|-------|--------------------|-----------------|-----------------|--------------|-----------------|-----------------|-----------------|--------------|-----------------|-----------------|--------------|--------------|
| 国家    | 1996               | 1997            | 1997            | 1998         | 1998            | 1999            | 1999            | 2000         | 2001            | 2001            | 2002         | 2002         |
| 马耳他   | 50                 | 49              | n/a             | n/a          | 52              | 49              | 49              | 50           | 48              | 51              | 47           | 52           |
| 匈牙利   | 51                 | 49              | 47              | 53           | 50              | 46              | 47              | 46           | 46              | 50              | 48           | 52           |
| 波兰    | 48                 | 46              | 43              | 49           | 47              | 43              | 44              | 44           | 44              | 47              | 44           | 48           |
| 捷克    | 44                 | 43              | 41              | 48           | 45              | 40              | 42              | 41           | 42              | 45              | 43           | 46           |
| 塞浦路斯  | 43                 | 40              | 40              | 46           | 45              | 42              | 43              | 44           | 42              | 46              | 43           | 41           |
| 斯洛伐克  | 37                 | 36              | 36              | 43           | 39              | 35              | 37              | 37           | 38              | 40              | 38           | 41           |
| 爱沙尼亚  | 37                 | 36              | 35              | 41           | 39              | 35              | 36              | 36           | 37              | 40              | 37           | 41           |
| 拉脱维亚  | 38                 | 36              | 35              | 41           | 39              | 35              | 36              | 35           | 37              | 39              | 37           | 41           |
| 立陶宛   | 37                 | 35              | 35              | 41           | 38              | 35              | 36              | 35           | 36              | 39              | 36           | 40           |
| 斯洛文尼亚 | 34                 | 34              | 32              | 39           | 36              | 32              | 34              | 34           | 35              | 37              | 35           | 38           |

来源：作者基于欧洲晴雨表调查(1996—2002)数据的分析

图 7.3 表明在 2004 年欧盟扩大之前,对特定国家的支持无论在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例上都非常稳定(具体数字见表 7.1)。因此总体支持的变化对所有国家的影响是同等的(除了上面提到的塞浦路斯)。<sup>①</sup>

2002 年 11 月之后欧洲晴雨表调查报告中不再发布每个候选国的具体数据,2004 年春的 61 号欧洲晴雨表调查(欧盟扩大之前的最后一份)反映了民意对欧盟扩大支持率的下降:总体支持下降到了 42%(图 7.4)。图 7.6 则反映了欧盟 15 国对欧盟扩大的支持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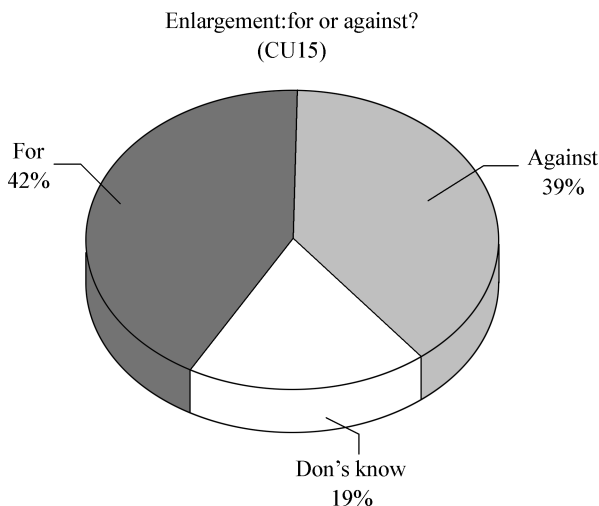


图 7.4 欧盟扩大的支持率

来源: Eurobarometer, no 61, Fieldwork (February-March 2004)

如表 7.1 显示的那样(图 7.5 也有所反映),那些最希望通过加入欧盟以取得民主巩固或者地区稳定的国家,恰恰就是那些得到的支持率最少的国家。施美尔芬尼希和赛德尔迈耶(2004: 669)认为欧盟战略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这些国家最初的状态。因此对于专制国家和“民主领跑者”

<sup>①</sup> 可以想象对一些国家的广泛支持是这些国家在加入程序早期的活动的结果。毕竟,赫尔穆特·科尔早已承诺,并为波兰的加入确定了日期,匈牙利和捷克也是如此(O'Brennan 2006)。但是如果事实如此就应该会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大众支持也发生变化的情况。而支持情况却总体稳定,不同候选国受到的不同支持情况基本不变则表明还存在其他方面的原因。

(如捷克、匈牙利和波兰,对于这些国家的民主化和民主巩固来说,并不存在制约)来说,欧盟的外部管理都是不起作用的。领跑者国家在民意调查中得到了最多的支持,而另一方面,大众对于那些和欧盟的安全目标尤为相关的国家最不支持,反对的效果也最为明显(如斯洛文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斯洛伐克)。<sup>①</sup> 欧盟成员国的民意倾向于反对这些国家加入欧盟。从图中可以看出民意对候选国支持的差异性在整个时间段内都十分稳定(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都是如此),在欧盟的下一波扩大时这种情况还会重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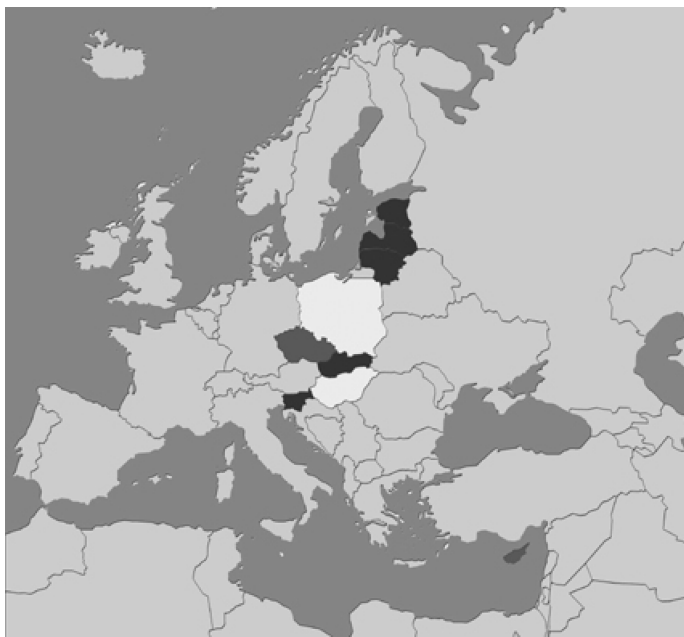


图 7.5 对东欧国家加入欧盟的支持情况

来源：作者基于欧洲晴雨表调查数据(1996—2002)的整理

① 正如第二部分提到的那样,波罗的海国家存在严重的尚未解决的少数民族问题,而加入欧盟的进程则给斯洛伐克带来了民主的巩固。斯洛伐克是第一个加入欧盟的巴尔干国家,也是迈向欧盟最终的统一目标以及在前南斯拉夫国家确保民主化和稳定性的第一步。

表 7.2 欧盟候选国的支持率,1996 年 2 月(EB44.2)—2001 年 11 月(EB56.2) (%)

|       | <b>EB44.2bis</b><br>Jan. | <b>EB47.1</b><br>Apr. | <b>EB48.0</b><br>Nov. | <b>EB49</b><br>May.   | <b>EB50.0</b><br>Nov. |
|-------|--------------------------|-----------------------|-----------------------|-----------------------|-----------------------|
| 国家    | 1996                     | 1997                  | 1997                  | 1998                  | 1998                  |
| 保加利亚  | 37                       | 37                    | 36                    | 42                    | 39                    |
| 罗马尼亚  | 38                       | 35                    | 33                    | 39                    | 37                    |
| 土耳其   | 36                       | 32                    | n/a                   | n/a                   | n/a                   |
| 克罗地亚  | 31                       | n/a                   | n/a                   | n/a                   | n/a                   |
| 波黑    | 29                       | n/a                   | n/a                   | n/a                   | n/a                   |
| 马其顿   | n/a                      | n/a                   | n/a                   | n/a                   | n/a                   |
| 阿尔巴尼亚 | 26                       | n/a                   | n/a                   | n/a                   | n/a                   |
|       | <b>EB51.0</b><br>Apr.    | <b>EB52.0</b><br>Nov. | <b>EB53</b><br>Jun.   | <b>EB54.1</b><br>Jan. | <b>EB56.2</b><br>Nov. |
| 国家    | 1999                     | 1999                  | 2000                  | 2001                  | 2001                  |
| 保加利亚  | 35                       | 36                    | 36                    | 35                    | 38                    |
| 罗马尼亚  | 33                       | 34                    | 33                    | 33                    | 36                    |
| 土耳其   | 29                       | 30                    | 30                    | 30                    | 34                    |
| 克罗地亚  | n/a                      | n/a                   | n/a                   | n/a                   | 33                    |
| 波黑    | n/a                      | n/a                   | n/a                   | n/a                   | 30                    |
| 马其顿   | n/a                      | n/a                   | n/a                   | n/a                   | 29                    |
| 阿尔巴尼亚 | n/a                      | n/a                   | n/a                   | n/a                   | 27                    |

来源：作者基于欧洲晴雨表调查数据(1996—2002)的整理

这里存在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欧盟成员国本身对于欧盟扩大态度的差异。图 7.6 显示了 2004 年之前存在的差异性情况。该图表明虽然存在差异,但是这些差异也都倾向于遵循类似的模式(除了法国)。

对当前候选国(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于 2007 年加入)加入欧盟的支持情况的分析显示以克罗地亚为一方,以其余的西巴尔干国家和土耳其为另一方,两者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图 7.7 反映了在民意支持方面,当前欧盟扩大和 2004 年扩大时存在着类似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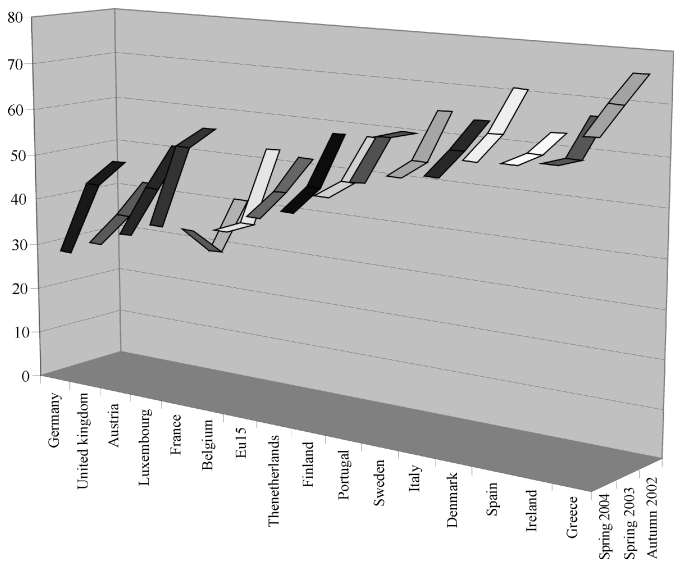


图 7.6 对欧盟东扩的支持率(欧盟 15 国)

来源：作者基于欧洲晴雨表调查数据的整理(2002—2004)

Eu 25 Support for possible memb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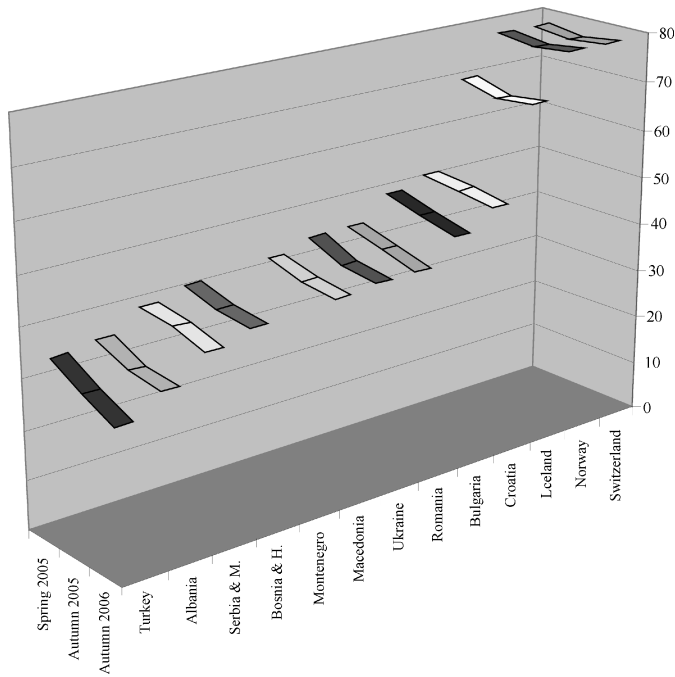


图 7.7 对新候选国加入欧盟的支持率

来源：作者基于欧洲晴雨表调查数据(2005—2006)的整理

和 2004 年扩大时的情况类似,各个成员国内部的民意之间也存在着很大差异,对于欧盟 25 国(或者 27 国)而言,差别正变得更加显著。有意思的是(图 7.8,图 7.9)我们可以发现几组民意对于欧盟扩大的态度类似的国家,那些新成员国(立陶宛、塞浦路斯、捷克、匈牙利和马耳他)的态度尤为相似。但是在新老成员国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老成员国对进一步扩大往往持更加保留的态度。总体而言从 2004 年到 2007 年民意对于欧盟扩大的态度仍是倾向于反对的。

民意这一因素究竟为何存在如此差异,下面一部分我们将尝试为分析提供一个理论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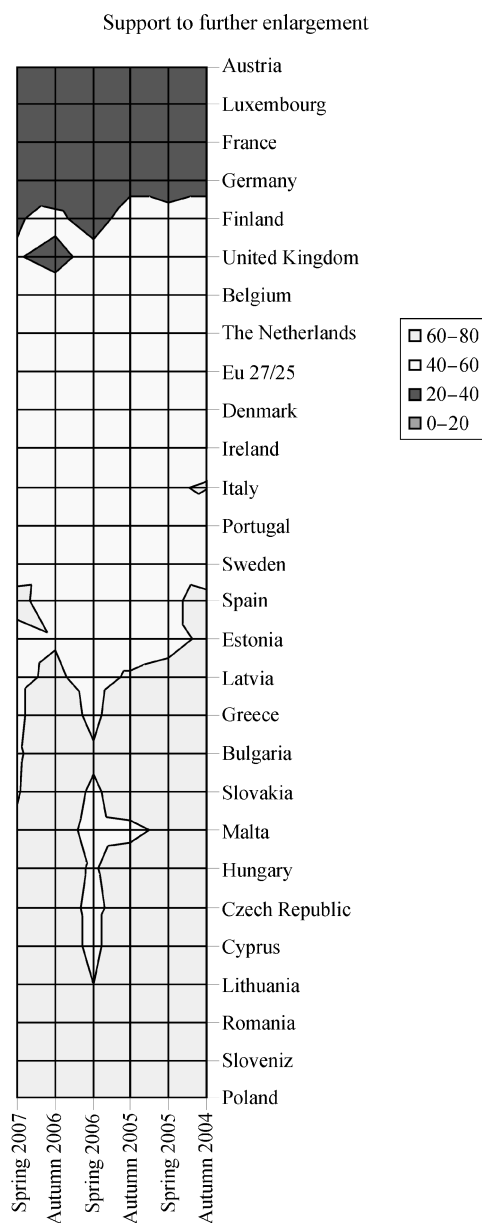


图 7.8 对欧盟进一步扩大的支持率

(欧盟 25 国和欧盟 27 国)

来源:作者基于欧洲晴雨表调查数据的整理(2004—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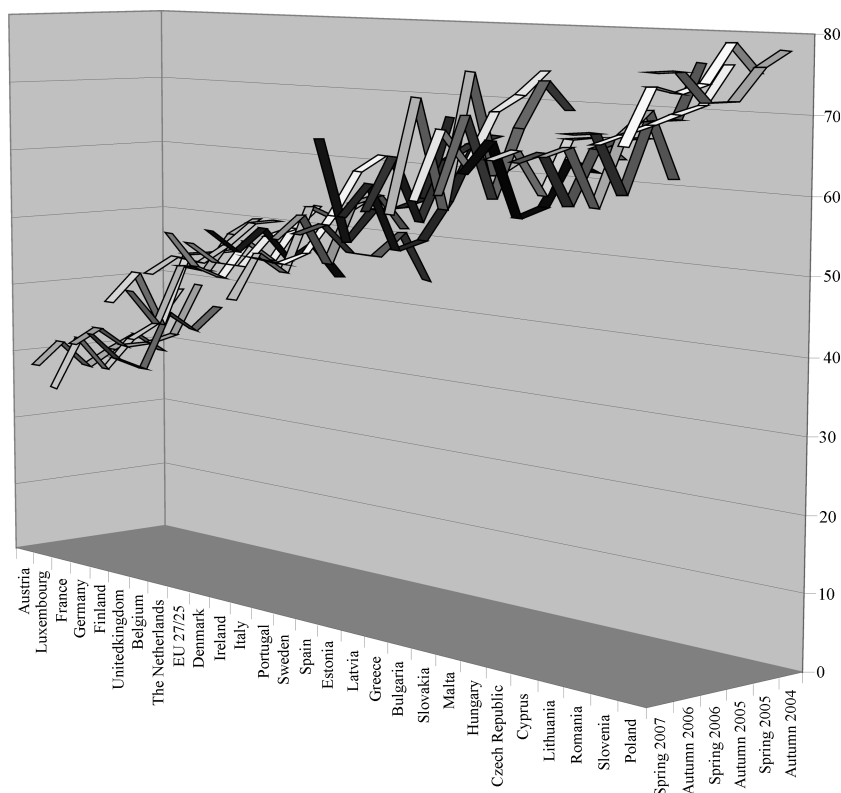


图 7.9 对欧盟进一步扩大的支持率(欧盟 25 国和欧盟 27 国)

来源：作者基于欧洲晴雨表调查数据的整理(2004—2007)

## 第四节 国内压力和欧洲外交政策：分析的框架

决策者和民意之间所谓的不协调情况只有在国内政治进程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的时候才会出现。现今外交决策中民意的重要性越来越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在美国外交领域中这方面的研究不断增加,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欧洲。考虑到其稳定的发展(其中里斯本条约是最近的例证),欧洲外交政策正日益引起学者的兴趣。如果想要为欧洲外交政策领域内国内政策的影响作用建立一个分析框架,那么参考过去国际关系和比较政治领域进行的研究是十分有益的。

在国家-社会关系的广义问题方面存在着大量重要研究。其中大部分是比较政治学派、政治经济学领域以及国际关系的自由传统(更广泛)的成果。这些成果的一个主要特点在于放弃了早期否认民意、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之间存在着关系的论点。霍尔斯蒂(Holsti 1992)对所谓“阿尔蒙德-李普曼共识”进行了深入的修正和批评。<sup>①</sup> 他还通过对过去 20 年的学术刊物的研究,发现了能够驳斥民意对外交政策几乎没有影响以及民意松散且不稳定的观点的强有力的证据。<sup>②</sup> 此外,当对外交政策问题的复杂性(这被认为是民意对外交政策缺少兴趣和影响的一个原因)进行评估的时候,霍尔斯蒂认为“即使缺少事实性知识,大众还可以运用简单的(甚至是过分简单的)方法去搞清楚日益复杂的世界”(Holsti 1992: 450)。欧洲晴雨表数据(部分已经在前面的部分中讨论了)支持了这一观点,而不利“阿尔蒙德-李普曼共识”。民意的倾向总体是稳定的,不过在变化发生的地区(比如塞浦路斯),倾向也会根据具体情况有所变动。

为了搞清楚这一原理(凭借这一原理民意导向转化为了政策),必须将结构和制度纳入思考范畴。在这个意义上,一些比较政治学派长期以来放弃了宪法和制度途径,选择了从广义政治概念及其政治进程角度着手研究(Peters/Doughtie/MCCulloch 1977)。这种做法看到了政治系统的输入端:政党、压力团体、选举以及大众态度,实际已经向我们暗示了思考的重点。比如安德森(Anderson 1998)发现在欧盟中对于成员国地位的最具决定性的力量是政党的支持。赫伯特(Hobolt 2006)在研究关于统一的公投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认为在影响选民方面政党处于最佳位置。

---

① 这是学者认为国内压力缺乏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力的观点的主要来源,其主要猜想是:民意的易变和无结构,及其对外交政策影响的有限性。

② 穆勒(Mueller)在分析对朝鲜和越南战争的民意变化时,发现这些变化发生的途径是可以解释且合理的,而不是随意的和愚蠢的。佩奇(Page)和夏皮罗对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主要的民意调查机构提出的问题建立了一个大规模数据库,继而发现民意具有高稳定性的特点。他们也发现民意调查的变化既非随意也非突然,找到了能够将事件解释清楚的正确方向。此外他们还发现即使是普通大众对外交事务也不是一无所知,他们的观点至少是中等连贯的,因此仅从单独的孤立主义或者国际主义的层面出发,想要概括民意对国际事务的影响是不够的。

但是政党并不是影响民意的唯一力量。正如格林(Glyn)、赫布斯特(Herbst)、奥基夫(O'Keefe)和夏皮罗(Shapiro)(1999)的观点那样,民意的产生和发展需要活跃的沟通过程,这涉及大众传媒和人际沟通,以及来自于媒体的第三方作用,是一个复杂的心理学进程。对于在知情大众中确定关注的话题和发挥影响而言,媒体扮演了重要角色。

制度因素也与此相关,也就是政府和制度配置的输出端(或者是政治系统的转化功能)(Peters/Doughty/MCulloch 1977)。泽比利斯(Tsebelis 1995)建立了一个包含现存制度途径在内的类型学研究方法,包括了三个方面:总统制对比议会制,两院制对比一院制,以及两党制对比多党制。<sup>①</sup>这些成对的制度被置于它们的改变政策的能力(即泽比利斯所说的否决者的存在和数量)的基础上进行比较。他的主要发现是随着否决者数量的增加,他们的一致性将呈下降趋势,凝聚力则开始上升,从而政策将趋于稳定。对否决者的数量进行评估是对制度变化进行解释的一个有效途径。

另一个相关的结构性因素指的是行政的自治程度。正如沃尔夫(Klaus Dieter Wolf 1999)在他的共谋代表理论中提出的那样,一些制度结构为决策者提供了在超国家组织中寻求统一的动力:避免国内议会的控制。举例而言,这可以通过将一个不受欢迎的政策作为不可修改的一揽子交易的一部分兜售出去。欧盟扩大很明显就是这种政策之一。

科尼希-阿尔基布吉(Koenig-Archibugi 2004)曾经用欧洲的案例测试了这个共谋代表理论。他的方法主要建立在以下三个主要命题的基础上。第一个是国际合作在主动行动(议程设置),国内制度、信息和理念(意识形态理由)方面引发的变化。第二个是关于支撑着行政机构(外交

---

① 总统制的观点主张相对于议会制而言总统制更具优势,因为总统制确保了当选官员的义务,提供了确定的竞选胜利者,保证了各政府机构的权力制衡,并且提供了一个仲裁者。但是总统制也存在着暂时性的僵化,多数主义倾向和二元民主正当性的问题。支持两院制而反对一院制的观点也遵循了同样的路线。两院制能够提供更多的权力制衡。最后关于两党制和多党制的讨论认为两党制能够推动政党的温和化,保证稳定的行政政策以及绝对多数,而 Lijphart 则摒弃了这一观点。

政策的主角)的国内政治资源的再分配。第三个命题认为既然采取了政府间谈判的形式来实现合作,那么这就增加了政府达成共识的动力,因此软弱的行政机构也获得了推动超国家统一的动力。通过从欧盟成员国在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CFSP)协约谈判中的立场角度考察这个理论,他发现议会和行政机构之间权力的平衡影响了行政机构在 CFSP 的制度合作层面的选择。软弱的行政机构往往更倾向于支持统一。

另一方面根据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国内和外部经济部门(或者进口和出口)之间的平衡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这种观点认为那些受雇于或者投资于出口产业的人就是从贸易之中受益最多者,而那些和进口竞争产业相关的人则处于不利的位置之上。这也就是所谓“特定要素模型”(Hiscox 2005)。鉴于欧盟扩大对分配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很有可能招来受影响部门的反对。<sup>①</sup>除此之外公司(游说集团)的作用也得到了证明(Dagger/Kambeck 2007),其影响同时发生在国家和超国家层面,希望收获通过欧盟扩大产生的经济统一的成果。这是需要考虑的另一个国内影响力。

政党、国家媒体、决策者、民意、游说集团以及其他相关因素(经济的和制度的)都已经被考虑,这些因素都在决定国家政策选择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当从国内角度考虑这些因素如何相互作用,以及它们对欧洲外交政策的确切影响时,还需要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

与此同时弄清楚欧盟扩大的进程究竟如何运作也很重要。在政府、它们在布鲁塞尔的代表以及欧洲委员会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因此当国内政治进程为政府提供了一份特殊议程的时候,这一议程需要和其他成员国以及各种论坛的委员会(比如扩大工作小组)进行讨论和协商。这种相互作用也刺激了政策的社会化进程(这是决策者轮换的主要原因)。欧洲化研究已经广泛覆盖了这些问题,因此这里不需要再进行过多强调。国内途径并没有否认这些因素的重要性,只是表明应当增加对成员国本

---

<sup>①</sup> 在大多数老欧盟成员国内都出现了关于向东欧迁移产业导致的失业状况的讨论。

身内部观点导向的形成的关注。

决策者和选民之间由于对欧洲统一问题(外交政策是其中一部分)的分歧形成的紧张状态已经吸引了大量关注。在这个本来大部分取决于领导者的精英计划中,民意逐渐扮演了重要角色。“宽容共识”的终结和拒绝宪法条约所引发的政治地震都强调了国内政治关注的影响力。随着欧洲逐渐趋向于批准《里斯本条约》(为了避免出现长时间的制度改革的风险没有进行全民公投),当前选民仍然保持了很强的敏感性,<sup>①</sup>而更重要方面的是条约中一些最为核心的改革都和外交政策有关(建立一个实质上的欧盟外交部部长和建立欧盟外交部门)。

本章的目标在于探究民意和国内政治进程对欧盟扩大(以及睦邻政策)的影响。迄今为止这些国内的动态一直受到了专家的忽视,但是却可能会对未来欧洲的外交政策产生重大影响。科索沃局势对于巴尔干地区的稳定造成新威胁,许多欧盟成员国、欧盟领导人和决策者仍然将土耳其的成员国地位作为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和外部目标之间会逐渐形成新平衡。实际上随着欧盟更多地关注社会问题——比如失业和移民,这一进程已经开始。对国内政治讨论的深入理解,以及欧盟27国内部的协商进程,将对不久的将来欧盟外交政策内容和方向的确定大有助益。

## 主要参考文献

- Gänzle, Stefan; Sens, Allen (Eds.), 2007: *The Changing Politics of European Security: Europe Alone?* (Basingstoke-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Glynn, Carroll J.; Herbst, Susan; O'Keefe, Garrett J.; Shapiro, Robert Y., 1999: *Public Opin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Hiscox, Michael J., 2005: "The Domestic Sources of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in: Ravenhill, John (E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① 爱尔兰在公投中拒绝批准《里斯本条约》导致了很大的震惊,延迟了外交政策领域核心改革的实施。这是一个关于国内政治对整个欧洲外交政策产生影响的进一步例证。

50 - 83.

- Koenig-Archibugi, Mathias, 2004: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as New Raison d'État? The Case of the EU Commo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0,2: 147 - 188.
- Norris, Pippa, 1997: "Representation and the democratic deficit", i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32,2 (October): 273 - 282.
- O'Brennan, John, 2006: *The Eastern Enlargement of the European Union* (New York: Routledge).
- Peters, Guy; Doughtie, John; McCulloch, Kathleen, 1977: "Types of Democratic Systems and Types of Public Policy: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9,3 (April): 327 - 355.
- Pridham, Geoffrey, 2002: "EU Enlargement and Consolidating Democracy in Post-Communist States-Formality and Reality", in: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40, 3: 953 - 973.
- Schimmelfennig, Frank, 2007: "European Regional Organizations, Political Conditionality and Democratic Transformation in Eastern Europe", in: *East European Politics & Societies*, 21,1 (February): 126 - 141.
- Wolf, Klaus Dieter, 1999: "The New Raison d'État as a Problem for Democracy in World Society", i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5,3 (Fall): 333 - 363.
- Youngs, Richard, 2002: "The European Union and Democracy Promotion in the Mediterranean: A New or Disingenuous Strategy?", in: *Democratization*, 9, 1 (January): 40 - 62.